

第十一章

壁
平
瀾



“臭奸商，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听得见！”墨笙昂着头，朝着天空大叫。

那个被他叫作“臭奸商”的人——陈游介——此时正拿着一杯茶，眼观鼻，鼻观心，置若罔闻。

在他身畔的茶几上，是一泓水镜。镜中映照出一个满头乱发的少年，正在指天画地地怒吼，“死奸商”“臭奸商”的声音不绝于耳。那少年，正是墨笙。

“这样……不太好吧？”明胤有点担心地望向水镜。

陈游介轻哼一声：“他和他师傅都把我这谛听阁当成什么地方了？让他进入藏剑密境去试炼，就已经是给他面子了。”

明胤十分诚恳：“真的不是因为当初玩双陆棋的时候，你一口气输给了他师傅十六局吗？”

“怎么可能是那么肤浅的理由！”陈游介义正词严。

明胤望天，就装吧你。

一切，要从半个时辰前说起。

那个满头乱发穿着破烂麻衣的少年墨笙冲入谛听阁的时候，明胤就知道，来事儿了。

果然，还没等到陈游介把他那套冠冕堂皇的迎客辞讲完，墨笙就已经脱口而出：

“你就是那个当初一口气连续输给我师傅十六局的那个奸商？”

“什么连输十六局？奸商又是怎么回事？！”陈游介喷出一口茶。

哇！大八卦！大新闻！明胤的眼睛亮了，就连小八也八卦兮兮地竖起了耳朵。他们见到的陈游介，永远从容不迫，永远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样子，永远是他为刀俎人为鱼肉，想不到他也有过失败？还……这么多回？！

陈游介急了：“我不知道你师傅那个老杂毛是怎么跟你说的，总之，他说的你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嗯嗯。”墨笙点点头，“我师傅果然深谋远虑，他说，你肯定会说‘他说的你

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啪！”

茶杯被重重地搁到了桌子上，明胤还很肯定自己同时听到了陈游介那完美无缺风度翩翩的面具正在崩裂的声音。

“你来干什么？”陈游介已经开始磨牙霍霍，很不耐烦。

“师傅说，我已经十六岁了，可以来取剑了。”墨笙十分激动。

“你说来取剑我就得给你？那老不修的真当我是给他守库房的杂役吗？”

“那你要是跟我打了？师傅说了，你不给，就跟你打。你要不肯跟我打，就砸你的东西。”墨笙说着，已经开始环视多宝格上熠熠生辉的宝物，显然已经准备下手。

“霍”的一声，陈游介气得站了起来。那个老杂毛，是叫这野猴子来砸场子的吗？

墨笙毫无觉悟，竟然还不怕死地问：“你要选哪个？打架还是等我砸了东西再跟我打？”

明胤已经时刻准备着要去拦住即将暴走的老板了。墨笙，你这个撩虎须揭逆鳞的动作，不要太猛烈啊！

陈游介的怒色，在这霍然起身后，竟然又微妙地止住了。只听他的声音竟然还意外地添了几分柔和：“你要取剑吗？我现在就送你去取剑。”

墨笙一听，大喜：“太……”他的那个“好”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只见脚下的地面已经开始焕发出法阵的光芒，然后他朝着虚空之中跌了下去！

那家伙什么时候画好的法阵？！不对，他压根就没画法阵，整个谛听阁就在一座法阵中央！

听着远远传来的“啊……”的痛叫声，陈游介终于舒畅地一笑：“试炼开始了，不要谢我哦。”

墨笙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被陈游介送入了这所谓的藏剑秘境。可怜他日夜兼程地下山赶来，连气都没喘匀就要面对如此一场战斗，就算是神经粗大如他，也免不了一阵憋闷。更别提陈游介压根就没有给他任何关于如何取剑的提示。他只在进入藏剑秘境后听到天空中传来陈游介不紧不慢的话语：“能拿到剑当然是最好。如果拿不到，十二个时辰后秘境也会自动踢你出来的，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被提前踢出来！”墨笙指天怒吼。

陈游介瞥一眼水镜，掏掏耳朵：“真是好吵。”

被那个臭奸商扔到这藏剑密境里来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开始，墨笙只看到一片灰蒙蒙的浊雾。这雾气混浊，让他几乎看不清前路，只能循着本能向前走。他只觉得腿都要走软了，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怎么可能？那个臭奸商怎么会这么简单就放过我？墨笙挠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对了，十二个时辰！他肯定是想把我拖过十二个时辰就名正言顺地把我踢走！

可不能上他的当！

从刚才能从天空中听到他的声音这一点来看，墨笙判断自己的声音他应该也是能从外面听到的。于是立刻昂头大叫了起来：“臭奸商，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听得见！”

陈游介嘴角微弯，敢叫我臭奸商，玩不死你！

墨笙昂头叫了半天发现没有一点回应，顿时更怒了：“死老头！没胆子跟我打，又舍不得你那些宝贝疙瘩，就知道把我扔进来阴我吗？果然是没胆子的死老头！”

当“死老头”这三个字冲入陈游介耳中的时候，他掌心一翻，一道雷光就要朝水镜中劈过去！

“老板！”明胤急忙冲过去，牢牢抱住他的胳膊，“你上次说过这个水镜很珍贵的！”

“我……我不管那么多了！非收拾了这野猴子不可！”陈游介怒不可遏。明胤一面使劲拦住他，一面心里暗暗叫苦。陈游介平时看起来最是平和从容，不过，就算是这样的他，也有绝不能被对方揭的逆鳞——被人说老！

虽然，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陈游介也依然是风度翩翩风华正茂。为什么这样的他会这么在意这个评价呢？难道……其实老板真的已经很老了？只是驻颜有术外表看不出来？说起来他既然能跟这个野猴子的师傅有交情，说不定也真的……

陈游介仿佛是一瞬间就已经从明胤的神情中窥破了他所有的心思：“你是不是也觉得……”

明胤赶紧发誓：“没有的事！”

陈游介怒极反笑，明胤被他突如其来的笑容闹得一阵发毛。根据他的经验，老板发火的时候还有一线生机，老板像这样笑的时候，那才是……必死无疑！

陈游介在水镜上轻轻一拂衣袖，转瞬，水镜中的景色就与之前截然不同。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喋喋不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明胤担心地朝水镜中看了一眼。却只听陈游介轻快万分地笑道：“他想要真正的试炼，我就给他啦。接待那老杂毛的弟子，可不能太简陋了哦……”

明胤默默道：“野猴子，你自求多福吧！”

墨笙发现，面前的景色骤然一变。转眼间，那些浊雾竟然消散得一干二净。是真正的试炼来了吗？墨笙禁不住一阵激动。

在视线的尽头，一个黑色的身影骤然出现。墨笙激动地握紧了拳头：来吧来吧！

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的轰鸣声，一个浑身黝黑的岩石巨人出现在了墨笙的面前。望着这足足身高八丈的巨人，墨笙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拳头，顿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意扑面而来！

“死老头！你太阴险了！”水镜中传来冲天的怒吼。

陈游介手一挥，对明胤下令：“上茶。”

在藏剑密境中，墨笙已经跟那岩石巨人开始了乱斗。他没想到，这次的试炼会一上来就这么困难。这岩石巨人全身上下都坚硬如铁，他的掌风袭过去，那岩石甚至连粉末都不曾落下半点。墨笙这下真的是着急了，这石头要是真这么坚硬，他光凭着一双肉掌可如何克敌制胜？！

一时间，心中更急。岩石巨人可不会慢慢等他，对着墨笙就轰隆隆地一个重拳反击而来！

墨笙急忙闪身躲过。只见尘土飞扬间一个巨大的土坑已经赫然在身边出现。若不是墨笙平时在山上的修炼中也曾常见巨石飞扬的情景，光这一下就能把人吓破了胆。

不过，墨笙见此情景反而觉得一身的火气有了发泄的方向，他吼道：“死老头，就让你看看小爷我的手段！”

“这话，还是等你活着出来再说。”陈游介的声音好整以暇。

墨笙面前的形势却是瞬息万变，他咬着牙迎难而上！

岩石巨人身形高大，行动却并不迟钝。正面攻击久久无法奏效后，墨笙不由暗暗拧起了眉头。与其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缠斗不止，不如继续去探索这藏剑密境的深处。毕竟，他来这里不是为了打倒这什么岩石巨人，而是为了取得自己的剑。

于是墨笙不再恋战，窥准了时机就朝远处飞掠而去。

待到岩石巨人追过来的时候，他早已经掠出百米之远，总算是将眼前的危机稍解。

心中刚是一松，却见面前竟然出了一片……白茫茫的水面？一个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湖，竟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湖面上水雾蒸腾，原本清晰的景色变得影影绰绰看不分明，也不知道其中到底藏着什么危机。可是，远远地，那岩石巨人沉重的步伐已经隐约传来。

可不能傻站着了！墨笙急忙左右环视，一丛翠竹落入了他的眼帘。

墨笙一面警惕地听着远处巨人的脚步声，一面手底不停。还好他从小在山中长大，一应粗活都是做熟了的，就算是此时情况紧急，他也依然是半分不乱。

好了！墨笙伸臂用力一推，纵身高高跃起，然后就是飘飘然地轻轻落下。脚底的小竹排只发出清脆的一声“吱呀”，就送着他分波向前。

没错，刚才在万分紧急间，墨笙依然完成了的工程就是扎竹排。要知道这片湖面的水面实在是太大，要想全程凌空渡水而过实在是太冒险了。还是扎个竹排前进更加安全。

站在竹排上，墨笙远远看着那气吼吼赶来的岩石巨人，不禁一阵得意。就算岩石巨人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就下水来追我啊！

果然，那一路呼啸而来的岩石巨人看到这片水面后，顿时踟蹰不前。

很好，这一关就算是过去了！

墨笙昂头，小爷我扎竹排的技术可不是盖的。

突然，他觉得脚下的竹排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吱呀声！

墨笙低头一看，差点没惊得跳起来——一条巨大的鳄鱼此时正张大了血盆大口朝着他的脚撕咬过来！

墨笙急忙跃起，堪堪躲过了这血盆利齿的偷袭。

可是……

“啊啊啊！我的竹排！”墨笙气得语无伦次。鳄鱼没咬到他，却把那竹排生生毁了一半。这还没靠岸，竹排对他的用处还大着呢！

墨笙的怒吼还没停，此时，一口咬空的鳄鱼再度朝着墨笙冲了过来。墨笙手一扬，从刚才被鳄鱼咬得只剩了半截的竹排中抽起一根竹竿，扬手就舞得呼呼生风。那原本青翠的竹竿，在他灵力的灌注之下，竟然隐隐流过一抹难以逼视的金色。

鳄鱼的巨齿和血盆大口没有让墨笙的动作迟疑半分，那一抹骤然凌厉的翠色席卷过后，沉重的纷纷坠入水中的，正是那几乎看不出原形来的鳄鱼碎块。

而在仅剩了半截的竹排上，保持着几乎跟举起竹竿前没有什么分别的动作的墨笙，却是凝神屏息。刚才那一竹竿，他不是施展出了全力，而是在尽可能地收拢自己的力量。因为，水面上不比地面，如果他把力量放纵太过，那么首先承受不住这股罡气的不是那皮糙肉厚身形硕大的鳄鱼，而是他手中的竹竿和脚下的竹排。所以，他才将力量发挥控制到了最精准的程度，刚刚好够杀灭鳄鱼，而不会导致手中竹竿的损伤和脚下竹排的分崩离析。

等到鳄鱼的尸体在水面上打出的圈圈涟漪都彻底散去的时候，墨笙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做到了！

师傅你总是说我只会放不会收，怎么样，这次你总该表扬我了吧？

墨笙得意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在脸上荡漾开来，就发现脚下的竹排怎么……散开了？！

随着几声几不可闻的“噗”声，原本用来捆绑竹竿维系着竹排形状的草绳，断了！

竹排做得匆忙，墨笙也是就地取材扯了些湖边长草作为捆绑。谁知道刚才那一击过后，脚下的竹竿在他的刻意收敛下幸免于难，那最脆弱的草绳却依然没能躲过这池鱼之灾，寸寸断裂！

“啊啊啊！求求你们别跑！”墨笙急得叫了起来。

草绳一断，那些竹竿顿时就散了，眼看竹排就要解体。匆忙间，墨笙总算想起自己身上的腰带，急忙解下来捆绑竹竿，可是，只这一段腰带怎么够？眼看这辽阔的湖面还看不到边际，这竹排还得强撑好一阵，墨笙只得心一横，狠狠心把自己的上衣撕成条。等到他光着膀子好一阵手忙脚乱后，那竹排总算是保住了半截残骸，还能继续完成它的使命。

“还好……”明胤望着水镜里的景象，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陈游介抬眸望着他，似笑非笑：“你觉得，对冒犯了我的人，我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明胤和小八不自觉地脊背一寒，一起摇了摇头。

墨笙长篙点水，竹排虽然只剩半截了，可速度依然不慢。突然，墨笙觉得，怎么肩头有点……怪怪的？

一扭头，他竟然看到了足有馒头那么大的……赤色飞虫！这些飞虫们竟然朝着他急袭而来，他甚至隐隐看到在它们的尾端幽紫色的毒针正闪烁着诡异的斑斓。

毒蜂！而且这毒性显然见血封喉！

墨笙心中一紧，是刚才的鳄鱼血肉把它们吸引来的吗？不会，那些鳄鱼的血肉都沉入了湖底，就算是有血腥气也早被稀释得差不多了。而且看毒蜂这架势，就是冲着他来的！

毒蜂一向只追逐血腥，怎么会突然……

一想到这里，墨笙顿时怒了：“你个死老头！竟然放毒蜂来对付我！居心叵测！”

听着水镜中传来的怒吼声，陈游介的眉头几不可见地一皱，毒蜂？这种太过阴损的招数，他还不屑为之。可是听野猴子这意思，显然是理所当然地把这口黑锅牢牢地给他扣上了。

到底什么人引发了藏剑密境的异象？

陈游介急忙凝神放开神识在密境中寻找，却是一无所获。在另一边，野猴子狼狈地应付着那堆毒蜂的攻击。如果他被毒蜂蜇了，那么中毒之下，这场试炼就只能算是失败。到底……是什么人不想野猴子拿到属于他的剑呢？

陈游介皱起了眉头。藏剑密境中竟然出现了他这个守护者所不能控制的东西，虽然只是小小的毒蜂，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密境有了异动。藏剑密境的一切，都与长安的地脉息息相关，如果密境有异，那么长安……

陈游介收敛心神，不再多想，只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密境中野猴子的激战上，就看他能不能为自己赢得胜利。

毒蜂不比鳄鱼，飞行速度极快，很难一击命中。而身处竹排之上的墨笙又必须收敛力量，这下他举着半截竹竿好一阵飞扑疾刺，也不过刺死了两三只，还有大片的毒蜂朝他追击而来！

怎么办？湖岸还遥遥不见，可这毒蜂竟然已经成了附骨之疽！

正当墨笙焦急的时候，突然，他觉得脚下的竹排陡然一升，哗啦啦那竹排竟然朝着天空急升而去！怎么回事？

感受着脚下的轰鸣和震颤，墨笙极力稳住身形，低头看去，不禁心中巨震！

那从水中骤然破水而出，生生将他的竹排顶到了半空中的，不就是之前被他甩到了身后的岩石巨人吗？！

随着岩石巨人这石破天惊的一顶之势，竹排再也维持不住脆弱的结构，顿时四分五裂。而此时的墨笙，也差点被巨人的巨掌击中，饶是他身形敏捷，赤裸的黝黑肌肤上也正渗出丝丝殷红的血液。那些毒蜂闻到血腥气息，更加激动起来，不由分说朝着他就急袭而来！

前有岩石巨人急袭，后有毒蜂追击，更糟的是脚底还没有一块实地！

这死老头非把试炼弄这么困难吗？存心不想把剑给我是吧？！

如果此时墨笙还分得出心思来怒吼，那么脱口而出的必然是这一句心声。可是，此时的他，真的是危急万分！

“如果这个时候我再……”陈游介轻哼一声，“那他就完了。”

明胤急忙殷勤献上香茶，双眸闪亮亮：“老板你这么高风亮节心胸宽广的人，肯定不会跟那野猴子一般见识的，对不对？”

陈游介微微一笑，反问：“你说呢？”

看到明胤骤然轻松下来的双肩，陈游介转了转眼珠：“也罢，就看看他到底能有怎样的一番造化……”

墨笙只觉得身体里的力量，正随着血液的流失，一点点地被吞噬。

岩石巨人的掌风，好疼……

毒蜂的蜂毒……更加是疼到了五脏六腑一般……

无论他想不想，在这漂漂浮浮的水面上他都无法释放出全部的力量。不……现在已经无所谓全部的力量了。墨笙只觉得自己的身躯在不住地朝湖底沉去。

怎么会……这么深呢？这么半天都没有落到底？从那岩石巨人骤然暴起偷袭他的动作来看，他本是潜伏在水底的。巨人身高也不过八丈，这样算来水深应该也差不多，怎么这么久都还到不了底？

墨笙模模糊糊地想着。

湖水，怎么好像突然变热了？一瞬间仿佛有一种火焰般灼热的气息从他的身躯上流过。

当他想要仔细感觉的时候，那种感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湖底，有什么……

一道思绪如同撕裂了黑暗的阳光，霎时就照亮了墨笙混沌的头脑。

明胤担心地趴在水镜边。

此时的镜面上，只映照着正左右环顾的岩石巨人，和早就失去了攻击目标却依然执拗地盘旋不去的毒蜂们。

“墨笙都沉下去这么半天了……会不会……”明胤还真的有点担心那野猴子。

“放心，如果他真的丧失了战斗力，不用我们救，试炼之地就会主动把他踢出来的。到现在还没有，就表示他还有气。”

“可是……这样不会……元气大伤吗？”明胤还是不放心。

回答他的，是陈游介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

下面有东西！

墨笙感觉到了，那从湖底渗透而来的隐约热力。虽然，只在瞬息之间，在他被湖水浸透得过于冰凉的身体的感受中，却是分外的清晰。

他想要继续感应这非同寻常的异动时，却觉得胸腔的那一口气已经要用尽，他急忙用力游上了水面。还没等到他尽情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岩石巨人和毒蜂就再次扑了过来！

“死老头，你还真是……纠缠不休！”墨笙抵抗着四肢百骸中直冲而上的寒气，咬牙切齿地喃喃。现在的他，已经连怒吼的力气都欠奉了。

眼见岩石巨人冲过来，他扭转身躯扎入了水中。

而在他的右臂上，已经有一波波奔涌的红色在流转！那是他身为术者最大的筹码也是最大的骄傲——先天罡气！这先天罡气原本在他精力最充沛，状态最佳的时候使用都要聚精会神排除全部杂念才能全力施为一击命中。眼下，他却是伤痕累累内息紊乱，如此形势下要强行施展出这一招，就是在做最后的博命一击！

此时的陈游介牢牢地盯着水镜内的情景，可是一切早已经在湖面以下，看不分明。

陈游介的唇角，却已经缓缓渗出一抹笑意：“能这样不屈不挠，也算是可造之才了。”

他的话音未落，就见水镜中的湖面，已经翻起了滔天的巨浪！

这巨浪并非是普通的冲天而起，而是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般席卷而来，转瞬间，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岩石巨人和挥之不去的毒蜂都被这巨大的漩涡卷入了湖中！

随着漩涡越来越大，湖面上已经渐渐显现出一个漏斗状的涡心，而这涡心中，一道赤色的光芒正穿透了重重湖水的阻隔，破浪而现！

陈游介双眸一凛，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红光越来越盛大，在这无可回避的光芒中，岩石巨人渐渐地化作了齑粉，而毒蜂则早就已经没了半点踪影……

突然，仿佛是有有人在黑暗中骤然投下了中止的符咒，漩涡消失了，红光消失了，刚才还震慑天地的颤抖声，也消失了。水面上骤然平静下来，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午后一个懵懂的迷梦，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哗啦，随着一道水波分涌的声音，一个人影仿佛是被湖水推上了水面。

“墨笙！”明胤禁不住惊呼。此时的墨笙，全身上下都在渗着鲜血，他此时的情景，用遍体鳞伤来说也不为过。可是，即使在昏睡中，他的右手，依然紧紧地握住了一个东西——那半截青竹。

只不过，原本只是普通的半截青竹，此时看来竟有一种异样的光彩在隐隐流动，细看之下，却又看不明白了。

不待明胤开口，地上的法阵已经光华流转，转眼间墨笙已经静静地躺在了地上。

此时的墨笙看起来早没了一开始那活蹦乱跳的野猴子模样，原本黝黑的肤色，也透出几分虚弱的苍白。

半个时辰后，墨笙醒了。发现自己不是置身冰冷的湖底而是已经回到了古董店中，他愣怔了好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在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我赢了！死老头，这下你见识到小爷我的能耐了吧？”

“你是怎么……”陈游介一脸的纠结，最终好奇心还是成功地打败了自尊心。

墨笙听他这一问，胸脯挺得更高了：“那时候我感觉到湖底有古怪，可上面的岩石巨人又冲过来了，我就想，干脆大家一起倒霉！于是就拼尽全力把湖底打穿了个大裂口，一下就有什么东西猛地冲出来了，把那岩石巨人给我收拾了个干干净净。”说着说着，墨笙的声音不自觉地小了些，“不过我自己也没能躲开那股力量……刚看到

岩石巨人倒下，自己也没了知觉……”

“原来是这样，你倒还真的不怕死，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也只有你这样的野猴子才肯干。”陈游介意味深长地一笑。

“我才不是野猴子！”墨笙可不给他机会嘲笑，立刻再度扬声，“总之我就是赢了！”

陈游介正待反击，却见墨笙刚乐了不到一秒，就又耷拉了脑袋：“可惜……我没能拿到剑。”

“怎么会呢？你拿到了剑啊。如果你不是拿到了剑，藏剑密境是不会这么早就送你出来的。”陈游介十分“好心”地提醒。

“是吗？那我的剑呢？”墨笙蹦了起来。

“喏。”陈游介指指地上，“不就在那里吗？”

墨笙急忙扭头。立刻明胤就听到了一声怪叫。

“什么？！你说这个是我的剑？！”

在陈游介手指的方向，只有一根青翠的青竹，此时上面还染着一些水迹。而且，它甚至连一根完整的青竹都算不上，顶多只能算是半截竹子。

虽然，它是藏剑密境之中的竹子，少不得也还是有些灵气的。可是这么根竹子就说是剑？这也……太离谱了点吧？墨笙嗷嗷叫着，表示难以置信。

“死老头臭奸商，说，你是不是故意消遣我的？”墨笙的指尖都快要戳到陈游介的鼻尖了。

“这就是属于你的剑，如果你不要的话……门在那边，慢走不送。”陈游介继续喝茶。

“我……我要再进藏剑的试炼之地！”墨笙咬牙。

“你只有一次机会，这个机会你刚才已经用完了。”陈游介咬牙，竟然敢叫我死老头！

“这……这能算是剑吗？”墨笙指着那截青竹，坚持要为自己讨说法。

“藏剑之地在把你送出来的时候，正是确认它就是剑。”陈游介的脸上，突然敛去了那些若有若无的嬉笑之色，严厉如同磐石。墨笙只觉得从他的身上骤然散发出那种神兵利刃才有的凛冽寒气，让人根本无从反驳。

这份气势和威压，让墨笙纵然满心的不忿，也只得去捡起了那根青竹。

在捡起的那一刹，他却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手中的青竹差点脱手。

明胤奇怪地看着他，只见墨笙挠挠头，嘀咕道：“怎么突然变重了？刚才，还猛然觉得有点烫！”

“你决定要这把剑了吗？”陈游介的声音响起。

墨笙磨牙：“死老头，你说我有得选吗？”

陈游介突然一笑，这笑容不是墨笙熟悉的那种似笑非笑，而是真真正正的热情饱满情真意切：“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这把剑是你的，那我们就开始谈谈价钱了。这把剑不二价，三千两！”

“你说什么？！死老头！这一根破竹子你就卖我三千两？！”

陈游介继续微笑：“还有，刚才你从密境里出来的时候受伤了，我给你吃了疗伤圣药，算个三百两应该也不为过……还有其他零零碎碎一应杂费，收你个二百两吧。”

陈游介一锤定音：“合计三千五百两，墨笙少爷你是付现银还是支银票？”

“爷……没钱！”墨笙的话已经是从小牙缝里挤出来的了。这个破竹竿你卖我三千还不算，那些七里八里的杂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果然是奸商中的奸商！

“很好。”陈游介显然早有准备，忍了这半天的“死老头”的攻击，他可不是吃素的主儿。

“这个给你，签字吧。”

墨笙瞥了一眼，怒道：“卖身还债？！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啊，野猴子。”陈游介冷笑，你觉得我是个受气不吱声的主儿吗？

“我我我！”墨笙真的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签与不签，随便你。”陈游介好整以暇。死老头什么的……我可是很会记恨的。

墨笙咬牙再咬牙：“我签。”

野猴子对死老头第一局，野猴子，完败！

“野猴子你这个……是要负荆请罪吗？”陈游介忍笑。

“我才不是野猴子！死老头……要不是你……”墨笙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如果此时有人进入谛听阁的大堂，只怕都是会笑出声来的。这个满头乱发黝黑发亮的少年，背上背着一卷布条横七竖八捆住的一个长条状物件，弓着身躯在擦洗地毯。

“哼什么哼？这地上可是你的血！把我这上好的波斯地毯弄得一团糟啊……你不

洗谁洗？”陈游介昂首阔步，指点江山。

“还有这里，都给我好好擦擦！”

“院子里的花泥也都要翻翻土了，要不花都长不好了。”

“对了，荷塘里的塘泥也得再整一整了，池子里的鹅卵石都长斑了……挨个去擦擦吧……”

明胤听着老板越说越离谱，已经开始无语了。

这种不遗余力压榨伙计的奸商节奏，真的是不忍直视啊。

洗地毯擦横梁也就罢了，翻花土掀塘泥擦石子算是什么事啊……

野猴子听了 he 这一串吩咐，差点没跳起来，他就算是再呆也明白这些分明就是消遣他！

对于他的怒气，陈游介的反应是两个字：“还钱。”

野猴子瞬间被打败，耷拉脑袋……朝花园开拔。

“请问，阁主在吗？在下玄门弟子玄泽，特来拜会。”说话间，一个一袭白衣的清俊少年已经拱手做礼，款步而入。只见他礼数周全，这一礼，不只是对着陈游介，就连明胤和墨笙都生受了他这一礼。

陈游介自然是从容迎客，只叫明胤和墨笙都匆忙还礼。

玄泽的目光，在扫过墨笙背上的时候，骤然一凝。

“在下是到阁主这里来求剑，寻个机缘的。”玄泽语音恭敬，低眉敛目。

“机缘嘛……已经没有了。至于剑自然也……”陈游介说到玄机处，悄然停声。

玄泽愣了愣，他师傅算到长安必有神剑出世，所以立刻派他下山来见这藏剑密境的守护者谛听阁阁主。谁知道他日夜兼程赶来，竟然……还是错失了机缘？怎么可能？！玄泽心念急转间，想起刚才看到墨笙背上那长条状的东西，顿时有了主意。

“既然如此……那在下可不可以找这位小兄弟谈谈呢？”玄泽说着，手指向墨笙。

陈游介扭头看一眼墨笙，见他并无异色，微笑点头首肯。

花园里。

“你问我这个是不是剑？”墨笙挠挠头，要说那截青竹是剑，好像不太对，可是要说不是吧，那个死老头可言之凿凿说这是他从藏剑密境取来的神剑，想到这里，墨笙含糊糊点了点头，“就算是吧。”

果然是神剑！墨笙的犹豫迟疑，看在玄泽眼中，就是此物确实珍贵的不二佐证。

“看兄台风度翩翩灵光内隐，果然是大有机缘之人。尊师门有你这等美质良材，不愁不能名动天下啊。”玄泽继续。

墨笙挠头：“我师门……我师门就我跟我师傅两个人……没有……名动天下。”

原来是无名末流小门派吗？玄泽面上笑得更加亲近了：“这样啊……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兄台得此神剑，只怕会为师门招来祸端。要知道自古神剑都是天下争夺的至宝，若是尊师门不是实力雄厚的山门，只怕得此神剑，反为不吉啊。”

墨笙挠挠头，想想那截青竹，那种东西会引起天下群雄争夺？怎么想也不会吧？

“那种东西，不会的啦。”墨笙憨厚地摇摇头。

玄泽暗自磨牙，面色却依然是一派融洽：“不知兄台在这谛听阁中，是在修业吗？”

原本刚才还喜笑颜开的墨笙，此时却如同霜打了的茄子，顿时蔫了：“这把剑太贵了，老板那个臭奸商，足足要了我三千两银子！我出不起钱，只能在这里卖身打工还账。”太愁了啊，墨笙的眉眼都快要皱到一块儿去了。

这样吗？玄泽心中真正是笑得一喷，面色却更加亲近：“既然如此，兄台这笔钱，不如我帮你出了。那柄剑，不如也请兄台，转赠于我……如何？”

“你是说，你要买我这把剑？”墨笙的头脑转了转，总算从玄泽这番文绉绉的话里想通了他的意思。

跟傻瓜沟通真的是很辛苦。玄泽保持好笑容，颌首。

“这可不行！”墨笙立刻嚷了起来。

虽然看到这根青竹的时候他没打算当它是什么神剑，甚至直到现在他也还是嫌弃得很。可是，再怎么嫌弃，这也是他辛辛苦苦从藏剑的试炼之地取来的剑啊！为了这把剑，他被岩石巨人追，被鳄鱼咬，被毒蜂蛰，最后还跌入湖底差点丧命，那些伤到现在都还没好利索呢！你说他怎么能把饱含着这么多血泪记忆的剑，随随便便就拱手让人？！

“不，我不卖。”墨笙摇摇头。

“只怕尊师门守不住这样的神剑。”玄泽再次强调，笑容却渐渐从面上隐去。

墨笙昂头：“我不怕，我的师门也不会怕。”

玄泽轻笑一声，这轻笑到了尾音上却悄然带上了一丝冷哼：“想要坐拥神剑，可

不是得到了机缘，就足够了。”说着他的眼锋朝陈游介一扫，心中暗道：就算你仗着与这谛听阁阁主渊源深厚，他送了你这一场得剑的机缘，也还要看看你守不守得住。

“你说什么？”墨笙回过神来，这意思竟分明是说不配拥有神剑？

“一战便知分晓。”玄泽望向隐在暗中，却丝毫没有错过这边半点波澜的陈游介，“请阁主做个见证，这神剑归属，可不是得了机缘的人就可以独占风光。”

陈游介从转角绕出：“玄少侠所言甚是，只是……”

墨笙望向陈游介，心中不免一暖，难道，他这是要回护我吗？

只听陈游介接着道：“我这里院小屋窄，请少侠动手的时候注意些分寸，若是有所损毁，可是要一一照价赔偿的。”

墨笙一个踉跄，差点没栽倒在地。还以为是要维护我，到最后却是担心他的院子花木财物。果然是不折不扣的死老头，臭奸商！

玄泽等的就是陈游介这事不关己的一句。谛听阁阁主高深莫测，他不敢贸然冲撞，若是他答应袖手旁观，那自己可就是胜券在握了。

“打就打谁怕谁！”墨笙跳了起来。这个人笑咪咪地叽叽歪歪半天，还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原来就是要跟我打！不待玄泽再度开口，墨笙的拳头已经袭了过去。

为什么，他没有用那柄背上的神剑？玄泽疑惑地想。

“来打！”

“来打。”

“来……打……”

墨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跌落在尘埃间，浑身上下满是伤痕和血污。如果不是陈游介在一旁观战，只怕他此时早已经命丧当场。玄泽的笑意不减，可他的出手，更加是狠辣不减。即便如此，墨笙的气势依然不落。在他简单的头脑中，似乎没有落败和求饶这个概念，他的心中，只有战斗，或者彻底的死亡！玄泽的攻击，并不能让他退缩，只要还有一息尚存，他会选择战斗到底。

而在他的面前，玄泽的面色已经不知不觉多了几分嘲笑和怜悯。身手寻常，灵气杂芜还傻傻地愣不肯使用神剑，连实力高低都看不清的废物，没有必要再跟他浪费时间了。

此时的墨笙，却依然在执拗地想要爬起来再次战斗。

突然，低哑的“啪”的一声，那一直捆缚在他背后的布包，终于经受不住连番战

斗的冲击，彻底碎裂。随着布条的碎裂，那原本藏身于布条之间的“剑”，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怎么……这不是竹子吗？”玄泽难得一次地失声惊叫。

墨笙艰难抬眸：“这就是我的剑。”

“难道……是另有玄机？”玄泽说着，一道符咒已经疾射而来，正牢牢地贴在了竹竿上。竹竿在受到符咒的刺激后，缓缓地流过一抹暗淡的光华，就又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符咒，正是玄门用来探查灵气的符咒，如果是本身蕴含着无限灵力的神剑，那么符咒与神剑就会同时迸发出耀目的光华，甚至有祥瑞的异象生成。这竹竿却只是暗淡地卷过了一抹流光，这就足以说明，这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竹竿，根本不值得他如此煞费苦心。

“原来不过是这种东西……也罢，跟你倒真是十分相配。”玄泽说着，轻笑一声。说话间早已经将探询的目光投向陈游介。

陈游介镇定自若：“所谓从藏剑密境取出的神剑，就是此物。而且藏剑密境必须有机缘才能开启，此次的机缘已过，就算我身为守护之人也无法再次打开。”

玄泽心中一沉，面上却依然笑意款款礼数周全，这才告辞而去。从将墨笙打倒在地的时候开始，他就再也没有看他一眼。没有实力的微末角色，压根不配他多费心思。眼下，寻找到另外一柄能让他名动九州的神剑才是当务之急。无能的笨蛋什么的，不是值得他关心的问题。

难得的藏剑密境的机缘，就被这么个笨蛋给糟蹋了，真是暴殄天物！

玄泽在心中轻唾一声，昂首而去。

墨笙捂着胸口，在明胤的搀扶下，一点点地撑了起来。他的目光中，没有颓丧和低迷，只有坚定。

原本想要安慰他的明胤，话都到了嘴边，却不由自主地停住了。因为他发现，墨笙，不需要安慰。

陈游介注视着水镜。

明胤禁不住有一丝好奇。自从前几天老板把野猴子扔到藏剑的试炼之地里取了个号称神剑的竹竿出来后，他怎么就好像迷上了盯着水镜发呆？